

〔美〕德雷克著 任复兴译

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

文津



〔美〕德雷克 著 任复兴 译

徐繼畲及其瀛寰志略

五臺方勝署齋



文津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了徐继畲学术研究会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Published b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1975

**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

Xujiyu Jiqi Yinghuan zhilue

[美]德雷克 著 任复兴 译

\*

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防化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67,000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 7—80554—050—0/K·7

定价: 4.50元

## 译 者 的 话

徐继畲这个名字，在国内近代史教科书中偶尔能见到，知名度不很高，然而历史本体中的徐继畲，却是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人物之一。在《南京条约》签订的次年，他就开始参照西方各种政治模式，对在中国运转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进行历史的沉思。1848年，徐继畲完成了惊世骇俗的《瀛寰志略》，揭示了中国在强国如林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危险处境，由地理学引进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蕴含着系统的维新主张，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中，均有过重要影响。他在书中高度推崇美国共和政体，赞扬华盛顿，有关的两段按语，在1853年被浙江宁波府镌碑赠送美国，至今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的内壁。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1795年（乾隆六十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五台徐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近、现代出过几位著名人物。继畲的父亲名润第，号广轩，徐继畲出生的那年中了进士，当过内阁中书、施南府同知等小官，潜心于陆王之学，精研《易经》，是著名理学家。继畲承家学渊源，弱冠中举，1826年（道光六年）中了进士，朝考荣获第一名，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担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江南两道监察御史，指陈时弊，弹劾贪官，多篇奏疏引起轰动。1836年上《为政宜崇简要疏》，道光帝立即把他召进皇宫询问国事民瘼。继畲的应对使道光帝激动得“至为流涕”，次日委任他为广西浔州知府。半年后调升福建省延建郡道道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他被派往海防前线，兼署汀漳龙道道台，“清明廉达，有守有为”。战后接

连升迁，任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道光帝召见，命他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通行事务。他与西方领事、传教士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得其要领地探求西方新知。五阅寒暑，数十易稿，辑撰成《瀛寰志略》十卷，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刊行于世。著名地理学家张穆当时就评价徐书“考据之精，文词之美，允为海国破荒之作”。

可是，《瀛寰志略》刚刚付梓，就引起士大夫们的诽谤。1850年由于有两名英国人（传教士和医生各一）进驻福州城，引起“乌石山事件”。徐继畲不愿轻启衅端，大拂刚刚辞职回乡的林则徐之意，几经弹劾，徐继畲被召回北京降职内用。咸丰皇帝召见时问及林则徐为人，徐继畲直抒己见：“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徐继畲向少年天子上《三渐宜防疏》，劝咸丰要力戒大兴土木、沉湎女色、偏听偏信。咸丰硃批：“意深辞婉，置之座右”。行将受到重用，言官又以徐继畲在福建巡抚任内起解犯官迟误弹劾，被罢免职务。返乡后办防堵太平军、捻军的民团，又在平遥超山书院教书十年，并批注《后汉书》，分析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开放成为定局之后，1865年年过七旬的徐继畲被召回北京，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总管同文馆大臣。1867年10月21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向徐继畲赠送了华盛顿画像。他和恭亲王奕訢等一道，上疏主张聘请西方教师，扩大同文馆招生，广泛吸取西方知识，因而在“同文馆事件”中遭到大学士倭仁等攻击。他目睹国事日非，势力很大的守旧派依然徒肆虚骄，盲目排外，因而郁郁不得志，1869年告老还乡，1873年去世。

从1859年起，《瀛寰志略》在日本一版再版，风行东瀛，被日本有识之士当作通知世界的指南，大有助于明治维新。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奏准，由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后来徐书又多次被翻刻。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王韬都对徐继畲其

人其书予以首肯。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著述中承认，他们是以读《瀛寰志略》为起点，从而对西学发生兴趣的。阎锡山在辛亥革命光复山西后通电全国文云：“锡山生长边郡，愚憨性成。髫年入塾，窃读乡先正《瀛寰志略》书，每思航海西渡，考察华盛顿、拿破仑之战迹，研究卢骚、孟德斯鸠之法理，有志未逮……负笈日本，矢精卫填海之心，竖愚公移山之志。”

从以上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出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处的地位。然而，除台湾近年出版方闻教授的《清徐松龛先生继畲年谱》之外，大陆还未出过关于徐继畲的专著。有些史学论著中简略地提到徐继畲时，评价大多不佳，说他“依附于耆英”，是“投降派”，“投降妥协势力的代表”等。1852年，魏源把《海国图志》扩充为百卷本，其中多处辑录了《瀛寰志略》中分析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的富强之道的精思伟论。这些话常常被一些史学家当作魏源的话引用、赞扬。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德雷克教授（1939——），在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指导帮助下，对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德雷克1975年出版的这部论著，引用资料近200种，详细地考察了徐继畲的生平，全面地分析了《瀛寰志略》，得出了与国内流行看法大不相同的结论。德雷克高度评价了徐继畲在反对外敌侵略、推进中国近代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德雷克认为：徐继畲是“英国人的不屈不挠的仇敌”；他先机敏识，在19世纪4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处在“古今一大变局”之中；他引进西方新知，积极倡言变革，是中国的马可·波罗、哥伦布，东方的伽利略。《瀛寰志略》是“不同文化的人在中国海疆接触、交流的产物”，“在探索西方强国的本质以及剖析中国在世界上的悲惨沉沦方面，均超出了客观的地理学范畴”。徐书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经世主张：“自强；官商合作；务实的外交；参考令人羡慕的彼得大帝

计划，引进有用知识。除介绍地理学基本知识外，徐书还提供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实情”，“徐继畲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与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德雷克意味深长地指出：“当马克思发表了他那震撼全球的宣言的那年，在另一个世界的徐继畲也完成了他的《瀛寰志略》，并异曲同工地指出：英国‘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其选材角度，持论立场，以及对某些人和事（如太平军起义和林则徐抗击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等）的见解，与我们不可能完全一致；在搜集运用资料上，既有其便利条件，也受诸多限制。对这些我们既不能苛求，也相信读者会作出正确判断。另外，一个国外学者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历史，剖析代表人物，进而知人论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则应激励我们这些“山中之人”更加奋发努力地去认识云奔雨骤的中国近代史的“庐山真面目”。

可喜的是，对徐继畲的学术研究已经引起国内特别是他的家乡的许多人士的重视。1987年以来，徐向前元帅先后为徐继畲纪念馆、徐继畲学术研究会、徐继畲研究论文集、徐继畲全集题了字。在徐继畲的后人，徐门弟子的后人及其他人士支持下，大量有关资料、遗物得到收集、抢救。特别珍贵的有：《瀛寰志略》的多种手稿和誊清修改稿，徐继畲手批整部毛氏汲古阁版《后汉书》，《五台新志》手稿等。

可是，至今人们欲觅一本关于徐继畲的专著而不可得。德雷克的书出版15年却无人翻译。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英语水平很低，研究历史特别是翻译历史论著决非自己所长。但是有感于上述状况，为了廓清历史迷雾，戊辰十月找到德雷克原书后，就不揣固陋，突发奇想，开始翻译。寒暑易节，甫告完成。

译稿本着忠于原著的原则，在德雷克间接引述中文资料的部分，严格按英文翻译；在直接引用中文资料的部分，则与中文原文核对。在一些需要补正的地方，加了译者注。

宁波府向美国华盛顿纪念塔赠送汉字碑，美国政府向徐继畲赠送华盛顿画像，这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特将碑文及纽约时报当时发的述评、讲话附在德雷克原书附录后面。碑文原见方闻教授著的徐公年谱。纽约时报复印件承蒙美国西东大学的阎志洪教授提供。此外，按英文原书的格式，将五幅1848年版《瀛寰志略》的地图置于前后环衬和有关章节前面。

翻译工作得到老翻译家、北方交通大学徐士瑚教授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刘贯文研究员的悉心指教和大力支持。全部译稿，由山西矿业学院康立勋同志作了过细校订和润色，改正了许多舛误。在此期间还得到许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这里一并致谢。尚存错误，均由译者负责。

中国人民解放军忻州军分区、总参某部基地处、轩岗矿务局、忻州市煤建公司鼎力支持这本书的印刷，本书就是它们的功德碑。

任 复 兴

1989年12月19日

于忻州地委寓所



## 序

中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古老的儒家社会的价值和活力到底如何？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中的佼佼者，福建省巡抚徐继畲，对外部世界进行了研究，以期反观中国所处的地位。经过一个多世纪和多次战争之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佼佼者，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德雷克教授，进行了一项对徐巡抚研究世界的研究。我们（在越南）刚刚遭受的失败，也引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社会的价值和活力到底如何？在这个时候，弗雷德·德雷克试图向人们提供中国人对我们的看法。

一个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一个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俩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认为要付诸实现需要作大量的工作。此书记述了徐巡抚用中文辑著世界地理破荒之作的过程，而德雷克从事著述的情况与徐继畲却大不相同：1961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接着在1963年，以他的远见在斯坦福获得汉语言学硕士学位，此后去台北继续学习汉语，他以此为坚实起点，1965年在哈佛攻读以中国为课题的硕士学位。在这过程中，他充实了自己。

到1971年，他在哈佛获得历史学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并着手按现在的结构对他的论文进行加工。在某些人看来，用15年的时间完成学业和一部处女作，作为对奖学金的基本奉献，似乎长了一些，但是，假如徐继畲还在世的话，他不会作如是想，在研究中国的领域依然很小的美国的我们这些同仁，也不作如是想。

费正清

1975年6月

## 自序

在当今世界，中国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容易使人们忘却140年前，在中国，对“中央王国”疆域之外的世界还鲜有所知这一事实。为此，我选定一位卓越人士，作为对19世纪40年代为扩大中国人的视野而进行开拓性尝试的研究课题的中心人物。徐继畲在鸦片战争期间，是中国海疆负责防务的一位官员，随后担任福建巡抚。他目睹了英国在军事上的优势，转而相信，中国再不能忽视西方世界了。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年间，徐继畲倡言变革，并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世界的新图景。因为他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19世纪50年代初，他受到谴责，并被罢官。与一个世纪以后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命运一样，在徐继畲揭示的真理为北京较务实的领导者接受之前，在屈辱中等待了许多年。

我对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的转变，中国与西方文化间的交流，特别是徐继畲小有名气的经历产生兴趣的原因很多。我十分感激许多致力于东亚历史、语言和文学的老师：C·A·布斯，陈其升，费正清，高玉坤，J·T·C·刘，E·O·里斯乔尔，和杨林升等教授。如果没有费正清教授的指导、帮助和鼓励，这项研究可能是不会完成的。

我对其他许多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朋友和学者也十分感激：陈张福美博士，P·科亨，J·弗莱彻，P·戈拉斯，L·汉克，R·霍费兹，J·K·伦纳德，A·R·刘易斯，刘广清，E·威德梅尔等教授和R·C·H·杨夫人。我特别感谢梅纳，R·沃哈拉以及我的妻子。最后，我还要谢谢为迅速编辑本书而不辞劳苦的O·霍姆斯夫人。

德雷克

## 目 录

译者的话	1
费正清序	1
作者自序	2
导 言	1
第一章 生于山西的博学官员	6
第二章 “逆夷”	14
第三章 与新世界的接触	23
第四章 守旧派的迫害	37
第五章 瀛寰志略	44
第六章 徐巡抚笔下的世界	51
第七章 中国海域的危险	60
日本, 琉球	60
越南, 暹罗, 缅甸	64
“南洋”各岛国	68
第八章 亚洲内陆边疆的威胁	79
印度	79
非中国文明的摇篮	82
中国的“西域”: 俄国在崛起	86

第九章	“夷狄”的欧洲基地	90
	欧洲概貌	90
	西方文明的古代基础	94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100
	俄罗斯, 法兰西, 英吉利	102
	其他欧洲国家	112
第十章	落后的非洲, 充满希望的美洲	120
	黑暗的大陆及欧洲势力	120
	美利坚: 对抗欧洲的新型合众国	123
	拉丁美洲	129
第十一章	返回中原	132
第十二章	结论	149
附 录		158
	1848年版瀛寰志略征引书目	158
	1848年版瀛寰志略地图目录	160
	华盛顿纪念塔上的中文碑文	162
	纽约时报述评: 美国在中国之影响	163
	蒲安臣在赠送华盛顿像仪式上的致辞	166
	徐继畲在赠送华盛顿像仪式上的答辞	168
注 释		169
参 考 资 料		190
	英文参考资料	190
	中、日文参考资料	204
	中文参考资料(续)	205

## 导 言

“寝食不遑，心力交困”，“逆夷叵测”。<sup>1</sup> 中国的博学官员徐继畲，1841年目睹英国人攻陷厦门以后这样写道。对于徐继畲这位儒家文化的子孙和清王朝的官员来说，冥顽不化的西方人实在是一个谜。致力于严禁鸦片的徐继畲，对给中国带来毒品的外国人的卑劣行径充满义愤，同时对他们莫明其妙的强大力量也感到惊奇。

徐继畲的迷惑，当时在中国当权者中，颇具有代表性。对于西方日甚一日的强有力挑战，统治中国的儒士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缺乏准备的。他们把自己的“中央王国”看成全世界的中心。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向下等的附庸国提供伦理道德、文明教化和政治统治。蛮夷走进中国的城门，向天朝进贡，中国人垄断着真正的文明教化，蛮夷并不占有有什么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这一切，对中国的君臣吏民来说是如此地天经地义。早在此前两个世纪，西方的传教士就把科学的世界地理基本知识介绍给中国。但是这只不过表明西方人的“机敏”罢了，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并不认为这是一本正经的学问，也不会被认真研究。

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奉朝廷之命在沿海控驭令人讨厌的外夷的官员们，对这种威胁的实质所知甚少。随着中国与欧洲各国接触的增加，大量描述西方沿海各国的文学作品流入中国，然而中国绝大多数士大夫对此却漠然置之。他们对创造了一些西方强国的伟大的科学技术变革的事实不屑一顾。19世纪30年代后期，狭小的眼界，陈腐的观念，使他们成了井底之蛙。中国官员们忽视了孙子的古训：知彼知己。

19世纪中期，儒家学说的精髓及其在政治上的仕进观念，继

续诱惑着中国有奉献精神的官吏们。这些人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深信，他们是社会稳定的支柱，他们狂热地信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教义。当冷静的现实主义利刃劈开他们的理想主义之时，他们一旦认识到与不列颠的冲突已不可避免，有些官吏就开始认真研究西方国家强盛的道理。

为制止致命的鸦片源源输入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他立即搜集关于带来麻醉品的夷人的可靠情报。林则徐雇佣了一批号称是懂西方语言和知识的专家的本地人，让他们翻译书籍，向边防官员提供关于外国人的更全面而准确的情报。<sup>2</sup> 然而，林则徐并没有觉察到，西方对中国秩序威胁的性质和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林则徐认为夷人文化低下，收集他们的情报，只不过是觉得有助于控制和平定这些蛮夷。6月，林则徐邀请第一批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一去目睹销毁鸦片。裨治文再三告诫他，强大的英国是不会听任事情这样了结的，这很可能导致战争。然而林则徐只是简单地回敬：“打仗，不怕；打仗，不怕！”<sup>3</sup> 钦差大臣的自恃，反映了中国对她自己惩罚蛮夷的力量自信。

厦门、定海、宁波和镇江，一个接一个地成为英国的军事目标，灾难降临了。无论如何，对沿海许多官员（包括林则徐）来说，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西方的船舰、枪炮以及组织，确实胜过中国。英国人是不可小看的。这些官员才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外国侵略者。在打败他们的敌人面前，狼狈不堪和妄自菲薄的官员们开始探求更为准确的关于外国人的情报。个别官员已敏感地注意到知识与力量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开始扩充他们的地理学知识，探究西方人的政治与文化的背景。

这样，先驱者们对西方富强的源头的考察，为我们了解中国维新的发端，提供了一把钥匙。世界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打破了中国在世界上至高无上、中心优越地位的神话，而且引进了西方的新思想，这些思想大大有助于挖掘儒家体系的根基。

虽然经过林则徐和他的朋友魏源的先后努力，产生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可是他们的书中还有许多有待进行条理的和客观的学术处理的内容。1844年，林则徐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主张采用西方式的火炮装备。但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视野还很有限，同时他们还在力图证明坚持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合理性。例如，在扩大了的全球环境中，如何以夷制夷。‘

徐继畲（1795—1873）把他1848年的论著定名为《瀛寰志略》。此书更准确地、没有偏见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图景。在鸦片战争中看到西方强国的优势后，他感到十分震惊和迷罔。（试想一下，今日的“世界领袖”，当他们突然间看到来自外星的技术优越的文明袭击地球时，使他们黯然神伤的片刻。）然而，为确保中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在对中华文化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感召下，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探求中国之外的世界的知识。鸦片战争以后数年间，他留驻福建海疆，为了评估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原因和性质，他百折不挠地从西方人那里了解地理实情，并研究所能得到的地理学文献。作为翰林院（经史学院）的一名成员，作为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信奉者，徐继畲已被自己了解笼罩全球的西方文明的强烈欲望所驱使，而他同时代的士大夫对此却不敢问津。

到19世纪40年代末，徐继畲已经变成中国首屈一指的外国地理专家。由于行政才干和熟悉外情，他爬上清帝国政坛的高位。他担任福建巡抚时，出版了《瀛寰志略》。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他既向中国读者提供了全球地理的基本图象，并且向他们提供了由许多互相竞争的国家构成的多元世界的观点。从全球的范围来衡量这种形势，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03—221）很有相似之处。徐继畲承认，在当代全世界广阔范围内的竞争中，最为成功的国家是那些西方国家。利用模仿古代的雏型而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使这些国家呈现出勃勃生机，向中国当时在全世界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由于植根于科学的地理学的基础，徐继畲的著作朝现代世界观的方向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促成了儒家宇宙学说的衰亡。正因为这种图象与儒家的世界观相抵触，徐继畲第一次大胆地探索中国之外世界的努力，并未唤起广大士大夫的觉醒。极端守旧的人感到，如果不严格控制与西方人的接触，中国文明将被污染。在他们看来，徐继畲与西方人的交往，以及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真实、坦率的描述，足以证明他已经被夷人及其知识所诱惑。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无疑增强了守旧的士大夫们的这一看法。在他们眼里，太平天国起义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不齿的基督教教义的穷凶极恶的活动引起的。因此，徐继畲企图通过改变士大夫的世界观，使国家变得强大，这件事表明，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19世纪50年代，他和他的著作，变成中国不敢大胆面向变动着的世界秩序的牺牲品。由于他如实地向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介绍了西方军事上、经济上以及体制上的实力，他和他的论著变成了守旧的士大夫攻击的目标。他们诅咒他，最终把他从官场撵走。徐继畲垂头丧气地退隐回自己的出生地——山西省达10多年，教育孔门弟子，办镇压起义的民团。

10年之后，经过与欧洲列强的第二次战争，那些改革的对立势力再不能保持长期的优势地位了。徐继畲关于中国需要处理好与新世界的关系的意见，终于拨动了19世纪60年代改革派政治家们的心弦。由于清廷组成了一个以更现实的态度处理与西方事务的领导集团，徐继畲在北京获得了显眼的官职，他19世纪40年代就出版的简明扼要介绍世界知识和国家管理学识的著作，终于赢得了广泛的承认和尊敬。

于是，《瀛寰志略》变成一部便览的指南。它向中国统治者们提供了对世界的开明的看法，及以现代化为主旋律的令人信服的陈述：自强；官商合作；务实的外交；参考令人羡慕的彼得大帝计划，引进有用知识。除介绍地理学基本知识之外，徐书还提



供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实情。他认为，有效地把人民及其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代表制，是欧美强大的本源。徐继畲从乔治·华盛顿打败不列颠帝国，取得伟大胜利的业绩中看到——正如近一个世纪之后毛泽东所实践的——有正确领导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的人民武装，能够用来抵御欧洲强国的侵略。

1866年，徐继畲的书再版，并被同文馆选定为教科书。同文馆是为了培养熟悉西方语言和事务的中国人而于1862年在北京创办的学校。10多年以后，当郭嵩焘作为中国的第一个驻外使节赴欧洲时，仍然把《瀛寰志略》当作西方知识的首要参考资料。<sup>5</sup>即使到清王朝末期，徐书依然是第一流的。尽管有些资料已经过时，但是它继续作为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通俗读物。它对诸如康有为，梁启超，还有山西的军阀和“模范长官”阎锡山等具有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维新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涌现，起了促进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徐继畲及其著作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瀛寰志略》现在被当作法家著作来引用。徐继畲也成了战胜儒家正统派、提供新的国际社会真实图景的法家学者。<sup>6</sup>

然而，被当作“法家”的徐继畲从其主观因素来说是典型的儒家。这位折衷主义的学者，对于错综复杂的儒家遗产的内在关系的多样性是很敏感的，他有能力超越同时代大多数文化近视症患者。他敢于承认，一个文明的世界，已在远离儒家体系还未破产的中国的地方展开；他还敢承认，欧洲文明的新兴力量，可以和中国政体相伯仲。不过，他仍然热中于理性的人道主义，热中于他那儒家传统的崇高理想。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保护祖国的文化传统，他提倡改革。徐继畲是一个儒家的现实主义者。

我希望，在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对徐继畲生平和著作的描述，能够向读者提供一些儒家精神适应性和个性的见识。<sup>7</sup>